快 手（非虚构）

■ 黎盛勇

这天从门上摇头玻璃看到亲家母陈家翠房间的灯光亮的时候，我刚刚给孙子端过尿。看看手机显示的时间，正好是凌晨四点半钟。

亲家公说陈家翠每天都是在这个时候准时起床的。当然，这还不算什么是特别。在他们村子里，起早的人多，几乎没有人睡懒觉。

这个我知道，来到这里，你就是想睡个早床，也是不可能的。叫醒你的，首先是公鸡。接下来，是鸟的合唱团的那些各自单个练声的成员。亲家公说它们分别是斑鸠、竹鸡、点水雀儿、野鸡、喜鹊儿、阳雀儿、麻雀儿、山鸦鹊儿、画眉子……还有好多，是叫不上名字的。说有一种鸟，它的鸟语被音译出来是："媳妇你回去，屋里有贼呢"。故事是留守老人，在家遇害了，灵魂化作鸟，上山寻找做活的媳妇报信的。悲戚的前拖腔，声调是高音，角色应该是婆婆。音色似乎是关中方言。有一种鸟语，音译出来是："背背篓，扳笋子，扳你妈的脚颈子"。这又是首童谣。早上四点多开叫的，有"凉水叮当"鸟、布谷鸟语。布谷鸟语这里人们音译是："豌豆八角，快黄快割"。亲家公说他们这里把"角"念成"个"音。这是陕南方言""个"、"各"不分。比如把"牛角"，念成"牛 GUO"。有俗语说：黄牛角，水牛角，各是各，是押韵的。

亲家两口子一年四季，没有忙完了的活路。这个季节，油菜籽收罢了，豌豆收罢了，麦子也收了，两个人还是每天都忙着的。

亲家母说夏季多雨，地里的包谷苗子疯长，草也跟着疯长。庄稼要勤除草，不然三天两头草就封林了。她说做庄稼的人，地里有草，是惹人笑话的事情。作为女劳力的她，里里外外的更是忙。竹笋刚卖罢茬，剥了皮的山竹笋，今年买到六块钱一斤！又要摘夏茶卖、采绞股蓝卖。她说今年茶叶、绞股蓝的价钱也都好。上门收鲜叶的人多，还都是现钱交易。亲家公说不等天亮，无论天晴下雨，她都要出门上坡或者下田。

我问她为什么要这么早。她说，采绞股蓝鲜叶就是要趁早。早上杆子是脆的，好采。太阳晒一会儿，就皮了。她说，若是采自家地里的，鲜叶五六元钱一市斤。帮别人家采的，手工两元一斤。一早上她要采四五十斤，挣八九十块钱。一天下来，要挣一两百元。

今年已经六十一岁的陈家翠，使用智能手机有障碍，才明白没有文化恼火。亲家公说她是几次扫盲运动的漏网之鱼。她确实是连自己的名字都认不全的。但我听她说话，水平不差，反应也敏捷，合道理。也很会处事。我看见来家请她采茶的户主要她的电话号码时，都是亲家公代写一个纸片给人家的。

亲家公说劳动是她的命，有惯性。她自己说她小时候家里姊妹多，两个姐姐两个弟弟，四个妹妹，轮不到她读书。她说她从小就爱上了劳动。做别的，她没想过。说亲家公倒是念到高中，还不是和她一样没出息。

亲家公说在他们这一带上下，她做什么活儿都又好也快，是十里八乡闻名的采茶快手。

亲家公拿出一本家人的相册，我看见陈家翠年轻时候的照片：瘦高个子苗条。亲家公说那时候陈家翠在这上下一带还算个人才。我看见现在她背微显得有点佝偻了。亲家公说那都是采茶中长时间弓着腰的结果。一双手酱黄色，我看那是叫茶叶汁染的。指关节突出，像罗汉竹的节巴，那是因为长期下力紧握锄头把的原因。亲家公说她做活从不惜力，薅草挖地，即使不是包工，她的赛口都把别人落下很远。别人说跟她一起做活，想偷个懒都难堪。

陈家翠剥了三个粽子吃。之后，骑上电瓶车就悄声出了门。

在镇上上幼儿园的孙女，亲家公负责接送。就这，她还开玩笑说亲家公是：叫花子卖蚊烟儿，这下，有个遮手儿的了。亲家母这是善意的笑话丈夫。当乡村放映员的亲家公，也是个好劳力，但两人比较起来，男人要略斯文一些。再就是腰杆摔伤过，有后遗症，下力的活路，陈家翠不让男人干。一般是留在家里，带孙女、做饭、喂猪。亲家公态度也很不错，就是嘴碎点儿。就这，没少被陈家翠善意的奚落。

十点钟，陈家翠就收了工。她在田边卖掉绞股蓝，骑车径直回家了。

"早上你掐了好多啊？"洗菜的亲家公问陈家翠。"四十二斤，卖了八十多块。"陈家翠说话的时候，脸上掠过羞赧的微笑。"我刚才问梁家凤，她卖了五十多块。"亲家公说的是隔壁邻居家年轻的妇人。亲家公说话的时候，头冲我摇摆了一下，脸上也微笑了。他笑的意思是他打心眼里很服气他老婆，心里说：这女人太厉害了。

今天特殊，家里来了我这个客人。陈家翠回来得早些，是要急着做饭办招待。洗过手，陈家翠到厨房开始做菜了。米饭亲家公在电饭煲里已经煮好了。陈家翠做菜也是快手。十一点二十分，就听她在厨房锐声喊亲家公端菜。上桌看是：酸辣木耳炒鸡，山药炖腊猪蹄，豆豉炒肥肉，和渣，炒白菜，炒豆芽，煎土豆片，土豆泥炒腊肉，神仙豆腐，炒猪肝，干煸肥肠。虽说是装菜盘子不大，但十一道菜，围满了圆桌一圈。至于客人吗，却只有两大一小三个。

陈家翠两口子，两女一儿。陈家翠说儿子上山西理工大学，大女儿上贵州大学，小女儿上江西财经大学。还都是复读一年才考走的。我知道，这在当时，在他们这个家里，供给三个高中大学读八年书的学生，是很不容易的。现在，孩子都成家了有孩子了。我知道他们的儿子在深圳，是个老板。大女子是我儿媳妇，在西安，是绿地西北部的一个销售经理。小女儿婆家山西昔阳，工作在厦门，是会计师。亲家两口子其实没有什么负担。我知道他们儿子创业阶段，前两年走过一回麦城。现在，差不多已经缓过劲儿来了。儿女都劝老两口少干点活，但劝说无济于事。"我做惯了，叫我闲下。我还过不得。多少摸几个零花钱，娃子们也少负担。"陈家翠就是这话。

她这样勤劳的人，我只能劝她出门骑车、上坡下岭的，要注意安全。说别的，是无济于事的。至于她累不累，谁也叫停不了她。你需要的，是按她的生活方式去理解她。

家乡的草帽

■ 陈绪伟

草帽是我小时候亲密的"伙伴"。儿时的草帽，虽是麦秆质地，却有父亲躬耕收割的汗水，母亲挑灯夜织的叮咛。记得上小学，麦收季节，学校会放一个星期的"忙假"，让学生回家收割麦子。有时学校还组织学生，到附近生产队支农，一至三年级同学拾麦穗，四至五年级同学拿镰刀割麦子。这个时节，母亲总要拿一顶草帽，亲自戴在我头上。从此，草帽与我随行，虽帮不了队里家里多大忙，却让我感受到劳动的辛苦和快乐，以及大人们的不容易。

那个年代，田间地头一切的农活，都靠乡亲们的双手来完成。无论刮风下雨，还是烈日酷暑，草帽就是家乡人遮阳挡雨最好的用具。山里，只要听到布谷鸟一声催鸣，头戴草帽的乡亲，就一个个从坡里、沟里、梁上，走向生产队的田野里。那些淡白、浅黄、深橙、灰色的草帽，就在一层层绿野波浪间晃动，就在一梯梯闪动金光的田野上点缀。很像课本里的图画，我就特别开心。

上初中时，夏收学校放半个月"忙假"，我也回生产队助力"双抢"。与乡亲们一起"夏忙"，那汗珠从头上、脸上淌出，上身全湿透，就因为有草帽挡着烈日，我们抢收抢种的劲头始终不减。记得有一天，收割麦子时，与我一道回队的同学忘了带草帽，中午太阳曝晒，我见他燥热难当，就把草帽借给他一用，他用一会儿又轮换给我，如此结下的草帽"情意"，一直延续到现在。

乡下草帽，用处很大。人们在坡上田里耕作，戴上草帽，不仅能让身体有荫凉感，还能遮挡脸部不受紫外线照射。如果天下起小雨，还可当伞遮雨。中途休息时，草帽垫在地下，往上一坐，不会弄脏裤子；躺在草地上时，草帽扣在脸上，既挡太阳光，又避蚊虫骚扰。如果天热没风，卷起草帽一边攥在手里，当扇子扇风解热。家乡人，很多时候带着小孩子下地干活，孩子玩累睡着了，躺在地边花草丛中，草帽子可当枕头，也会盖在身上挡光避蚊虫；若有微风轻拂，还会有几只蝴蝶围着熟睡的孩子翩翩起舞。在我的家乡，几乎所有孩子都在草帽遮挡下，在父母劳动的地边，做过许多甜甜的美梦。

忙完一天农活，生产队收工时，乡亲们把草帽往后一推，带子挂在脖子上，身背后帽子，像是托着一轮皎洁的明月。回家路上经过自留地，还会摘一些辣椒、豆角、青菜放在草帽里捎回家。

休闲时，家乡最普通的十八圈草帽，随意挂在墙上，搁置在家具上。这些草帽，起初是淡黄色，散发着麦秸清香；用上一两月，就变成深黄色，透露出阳光气息；长时间遮阳淋雨，渐渐就变成灰色，老远就有一股厚实的汗味飘来。乡亲们不讲究草帽的样式，也不在意草帽的新旧，天天与泥土打交道，戴着舒服就行了。

记忆的家乡，田野在心中，草帽就是移动的花朵，从春末一直盛开到秋初，一道独有的田园风景线。晨起，人们戴着草帽，迎着朝阳，沐着清风，也许冒着小雨，健步走向田间地头，去耕种、锄草、收割。傍晚，夕阳西下，乡亲们戴着它，望着炊烟袅袅，走在乡间小路上；草帽下牧童露出小脸，骑在牛背上，吹着口哨……举目望去，绿色庄稼与浅黄色头顶融成一幅画，草帽似野花一样，摇曳蠕动在乡间，是那样鲜活而打眼。一顶顶草帽，家乡人融和在一起，同呼吸、共命运的标识。草帽——家乡人的象征，深刻在我脑海里。

后来，我考学走出家乡，在城市里当教师，每年夏秋两"忙假"，仍带着草帽去"支农"。后来转行在党政机关工作，在下村蹲点或"挂联帮"的岁月里，也带着草帽到乡下，与戴草帽的农民们"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"。虽然，回到老家，乡亲们叫我"公家干部"，我指着头上草帽说："乡下人呵"！感觉就是亲近些。

家乡的草帽，就像一个岁月的年轮，转到了今天，早已没有了它的身影。今年芒种季节，回到家乡，又见到村里久违的草帽，又相逢多年不见的"同学"，一股股热泪涌动出曾经的岁月，苦乐的日子，朴实的生活，还有珍贵的亲情。

善待生命

■ 钟长江

我上班的大院除了人行步道，目光所及就是养眼的茵茵草坪。春天的桃花，夏天的茶花，秋天的桂花，冬天的梅花，一年四季草木芳华，鸟语花香。院子西侧的两棵白果树，树干端直挺拔，树冠团团如盖，两座绿色的宝塔，高过了四楼。白果树的叶子像极了微缩版的芭蕉扇，叶柄细长，风过处，绿叶婆娑，子实闪烁，鸟雀跳跃期间踏绿浪而歌。大门的一侧照例是有着一方竹林的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，竹是君子的化身，是"四君子"中的君子。竹子有着自己的信仰和追求，"任尔东西南北风，咬定青山不放松"。许多人家的客厅或书房就挂着"清气若兰，虚怀当竹；乐情在水，静志同山。"的条幅。竹子常常被古人借以明志，养德亦须像竹子，每前进一步，都需小结一次，正所谓"有节乃韧，有结乃高，结而后实"。

四月的一天，初夏的阳光明净热烈但不燥热，穿过窗安静地落在地板上。我正在案牍劳形，忽然什么影子一闪，我抬眼环视，原来是一只小鸟落在了屋子中央的茶几上。我屏声静气，生怕惊扰了它。小鸟比麻雀稍大，嘴壳和头羽呈褐色，翅膀黑白两色相杂，腹羽赭色，脚爪棕色，尾翼鲜红鲜红。小鸟身体微微颤抖，一双眼睛骨碌碌乱转，生怕有什么意外伤害了它。我从小在乡间长大，老家的门前是小河和竹林，屋后是郁郁葱葱的松柏和桦栎。无数的云雀、麻雀、喜鹊、阳雀儿、黄豆雀儿、绿豆雀儿、黄鹂、画眉、啄木鸟在其间跳跃鸣唱，筑巢安居。但眼前的小鸟确实未曾见过。正在我搜肠刮肚苦思冥想之际，小鸟扑哧一声飞走了。

此后的一天清晨，我和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，只见窗台落了一团草絮。我每天上班下班，都要把办公室内外收拾得窗明几净，这样不但自己舒服，来这儿办事的人看着也舒畅。我找来抹布，把草絮清扫干净。下午上班，窗台又落了薄薄一层干的树叶和树枝。一连几天，天天如此。我疑惑不解，抬头四顾，两只小鸟倏地从头顶飞过。原来小鸟在空调的室外机上面，不知何时筑了一个鸟窝。我找来笤竹，正准备动手扫除，单位一位同事对我说：这鸟儿不在别的地方做窝，却偏偏跑到你这儿来，连小鸟都知道你是一个面慈心善的人。我听了满心欢喜，鸟巢自然高枕无忧了。

时间长了，小鸟没有了先前的胆怯和小心翼翼，每天上午和下午，它都要跑到办公室叽叽喳喳叫上几声，然后跳到玻璃茶几上把爪子磨得嘎吱嘎吱响。一天，一位搞音乐的朋友来看我，他儿子刚3岁，双手抱着一个大大的面包啃着。把朋友送出门口，我转身正要清除洒落一地的面包屑，两只小鸟扑哧飞了进来，欢快地啄食，不到一分钟就吃得干干净净。其中的一只站在地上，圆圆的黄褐色眼睛看着我，好像在问：还有吃的吗？我还没吃饱呢！而另一只，则跳上茶几，把头伸进朋友的水杯，喝足了，晃晃脑袋，眨眨眼睛，抖抖羽毛，一声唿哨飞走了。

小鸟给我平淡无奇的生活带来了勃勃生机，它欢快的叫声，是天籁，是自然清音，仿佛缕缕花香萦绕心房，仿佛丝丝甘泉流进心田，让平凡的日子变得鲜亮和鲜活，让浮躁的心变得安逸和超脱，让绷紧的神经得到放松和舒展。窗外阳光灿烂，汉江碧波万顷，两岸草木蔓发，青山逶迤，鹤舞白沙，鱼翔水底，让人感受到自然的美好，生命的美好。老子提出"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"。庄子认为"道通为一"，道在万物，万物平等。自然给了我们如此丰厚的馈赠，作为自然之子的人类，我们理应敬畏自然，感恩自然，与自然万物彼此尊重，惺惺相惜。保护生态环境是我们的责任，建设绿色家园是我们的追求，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我们的向往。善待自然，善待生命，其实就是善待我们自己。

小团圆 少卿 作

瀛湖 第1234期

水（外一首）

■ 陕南瘦竹

不用敞开门窗，你就能听见一首悦耳的音乐
流经内心，洗涤骨头上残留的灰霜
大风篡改着草木的方言？另一种表达始终站立
该绿的时候就尽情的翠绿，该枯萎的时候
就让一冬的雪，覆盖肢体最脆弱的部分
用一把刀的疼痛？给火炉朗读温暖的机会
就如远去的江水，在用旧的时间里
无论潮起或跌落，都一直鲜活

情节

行进在江心的船只，演绎出风生水起的生活
那一波波水纹，画出生命的形体
注入血管耀眼的红，沸腾火的热度
揭开鹅卵石 水草 暗礁，必经的情节
一条路，弯曲着通向骨头上伫立的家乡
民歌汉调上的修辞，注册安康弹起或降落的吉祥
一盏渔灯，抒写江面的生动与传奇
一只水鸟展开的翅膀，剪开远方厚重的云朵
一轮阳光的笑声，在大地欢快地滚动

又到一年麦黄时

■ 谭照楚

麦子黄了，黄在金色的夏天里。立夏过后，在布谷鸟"算黄算割、快黄快割"欢叫声中，麦子一天一个样，放眼望去，齐刷刷的一片金黄，就像给大地铺上一张黄色的大地毯，麦秆也一个个精神抖擞地站立着，一粒粒麦粒圆鼓鼓的，镶嵌在一簇簇如剑一般挺立的麦芒之中。我们站在一块块麦地边，揉碎几粒大的麦穗，把新鲜的麦粒放在手心里，深呼吸，贪婪地吮吸着麦子的清香……

这是我儿时最为熟悉、最难以忘怀的画面。在安康，小麦是最重要的农作物。"一季麦子十年粮"，它是细粮，关乎一家老小能否在一年中吃上白面馒头、饺子、面条，关乎到能否及时、高质量地完成公购粮上交任务，关系到一家人一年中生活水平的高低。没有一种农作物会像小麦一样，经历四季，牵动着农人们的心：秋种、冬眠、春长、夏收，它在跨越四季漫长的生长中，孕育出饱满的生命；没有一种农作物会让农人们投入那么大的成本和精力，播种、除草、施肥、浇水，它在农人们辛勤的劳作中，寄托着一家老小对生活的希望。

麦黄时节，白天渐渐长起来了，天也渐渐热起来了。每到那个时节，父亲总是闲不下来，他走进田间地头，随机摘下几粒大、中、小不等的麦粒，轻轻地揉碎，吹去麦瓤，估算当年的亩产；他根据各个地块麦子黄的程度，盘算着什么时候开镰，从哪里开始，从哪里结束；他早早地从土楼上找出大大小小的镰刀，在磨刀石上把它们磨得风快，细心地用废旧棉布把镰刀把缠上好多遍，他说这样才会不伤手，用起来顺手；他提前编织好打麦子的连枷（用藤条和树棍制成的脱粒麦粒的农具），与此同时开始轧场，直到把院坝平整得光光亮亮，和镜面一样，方才休止。

盼望着，盼望着，最向阳的那块麦地，一片金黄，已到了开镰的时节。父亲召集全家老小，做开镰前动员讲话，他说，麦熟一晌，必须尽快让麦粒归仓。割麦子、挑麦捆子、捡麦穗、码麦垛子、送茶水便饭，父亲分派好每个人的劳动任务，讲清楚劳动要求。父亲讲话时，自豪和喜悦写满脸上，那个时刻，他就像一位即将挂帅出征的将军。

父亲说，"三早当一工"，当农民没有资格睡懒觉。天边刚出现鱼肚白，父亲便带领着一家老小向着麦地进发了。清晨的山村，美丽而安详，只见一块块麦田绕山而转，金色的麦浪随风摇曳。走近地头，好多家的麦田已经响镰了，一个个农人穿着长袖长裤的衣衫，戴着草帽，正挥汗如雨，埋头忙着收割，只听见"嚓嚓嚓"的割麦声。我们也很快地加入到割麦大军中去了，父亲说，割麦子一定不要急躁，要始终保持一个劲儿，慌不得，快不得，也慢不得。太阳渐渐升起来了，烈日炎炎，纹风不动，一个个农人们黑黝黝的皮肤上滚动着豆大的汗珠，他们不时地扯起脖子上的羊肚手巾擦着汗。我们很快便口干舌燥了，但是舍不得歇息，所好大壶茶就在地头，喝一口，便又觉得补充了无限的能量，继续开始收割。麦芒又尖又细，不大一会儿，便把脸蛋、脖子和手背刺得绯红，伴随着一滴滴汗珠，皮肤奇痒不止，疼痛难忍。顾不了这些了，"嚓嚓嚓"，继续收割，几把麦子便捆起一个麦捆子，不多时，只见割过麦子的空地上便排满了一个个敦敦实实的麦捆子，就像一个个昂首挺立的哨兵，正检阅着辛勤的割麦大军。

要歇伙了，麦捆子已是一大片，大人们便用绳子捆起麦捆子，要么用扁担挑，要么用背架子往回背，于是在山路上便行走着一个个满载而归的麦客，只见他们短短的两腿在山路间快速移动，沉重的担子或背架子在肩头颤颤巍巍，不住地闪动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。

经过五六天的连续奋战，我家几块麦地的麦子都收回家了，每间屋里和屋檐下都堆满了麦捆子。五六月的天是孩子的脸，说变就变，眼看着刮大风，眼看着起乌云，眼看着大雨倾盆，眼看着梅雨连连……不过这一切都不要紧了，麦子已经到屋了。农人们喝着大缸子茶，悠然自得地说，天家的事情就是这样啊！我终于明白了老人们为什么把抢麦收叫做"龙口夺食"。

连阴雨终于住了，太阳渐渐狠起来了，再把院坝拾掇拾掇，准备晾晒麦子，该打场了。连枷声声，啪啪啪地敲打着骄傲的麦穗，也有农家套着牛拉着沉重的碾子在院坝里碾压脱粒，伴随着连枷的啪啪声，碾子骨碌碌的碾压声，农人们的欢歌声，融合在一起，演奏出一曲动听的丰收之歌。麦粒脱粒后，该扬场了，麦秆在农人们挥舞的木锨中实现麦、草分离，木锨一次次高高扬起，金色的麦粒如瀑布一样倾泻而下，渐渐成了麦粒堆，再经过风车的分离，一袋袋麦子被装进深柜里，待到麦粒全部归仓，繁忙的抢收工作终于宣告结束了。

多少年过去了，随着我到外边上学、工作，渐渐地告别了农活儿，很多年已经没有体验过收割麦子时的辛苦和快乐了。今天我们吃着从外边运来的、经过深加工的面粉，早已没有了传统的麦香味儿，多少有点儿遗憾。每到一年麦黄时，每当我看着国徽上的麦穗时，我想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片属于自己的金黄色麦田。